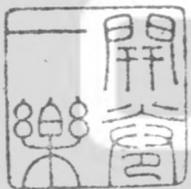


垂崖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著

詹何對楚王疏

楚王問詹何治國之法何對曰治身重詢之故又曰
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以其言近易知多所忽略稽
昔聖君鮮不先身而後國者或說心君也股肱肘腋
臣下也皮膚藩輔也心苟動興支趾隨作此徒比言
曾未知乎治矣於戲治身之道顧若轉丸克若迴山
蓋知之匪艱而行之維艱也故求其治身必先治心
治心之本在乎中正日思之月習之歲用澄明物無



藏照若是則精神以寧貪慾不生心定身體何往為
咎由此治國則忠諫之入若百川蹈海無與逐也仁
政之施若時雨流天無與止也以此選賢淳直是前
以此授職無濫厥官以此治民本正化均以此治兵
謀猛相成異哉正慮明斷慎若膠固治定端冕號為
昇平中正于身其幾矣乎故使淫聲奸視拂然不入
小人惕息罔暇豈能干政以亂國耶堯舜禹湯得治
身之要聰明著焉日月化為辛癸幽厲失治身之要
邪僻入焉國是亂焉嗚呼身治而化未至者有之矣
未有身不治而國無危者矣因疏詹何之言彰載治

之要由身形國藉司君鑒焉

擬富民侯傳贊并序

漢武晚年以丞相為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
也推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嘻太朴未散民命
在天風教既闢民命在賢不可黷之非賢先王
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擾之生弊先王儉簡以御之
粵自桀作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
上其欲而下散其四人桓去勞就逸百途鑿
鑿彫偽散朴衰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
斑白者不得息稚齒而趨驅焦勞力竭而飢凍繼之

浮民奸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
之故謂令德日理窮兵亦私末途喧々而大本取弊
者于斯也哉非有大聖上智其誰拯之歟漢洗秦弊
七十年武威文德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
尚不能推民壽鄉切磨三代加于武皇事威窮侈四
十年間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為上公之號憂
勞誠思之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
後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末術良可悲
矣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五尺之纜之要
也療已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嗚

呼末途未塞本弊不正欲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漢
雜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榮富民
之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
五帝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
貧富之名稀所稱為三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競新
蚩々餓死無階休存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
功于其間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耨斧贊并序

里人命所斷為耨斧余觀而義之曰耨所以逐惡也
斧所以利用也力驚心急者毋執是柄惡亂我苗將

饑我族故聖人之化人也有心哉詔誅暴慢斯近仁
矣是以堯剪四凶蓬蒿斷芽周鋤二叔藜莠絕本嗚
呼既竭其力又稱其用復何患者乃為贊曰
大田芘_レ耨斧鏹_レ蓬賊莠奸我斧是芟玉食匪難
礼義是前鮐背黃髮鼓腹便_レ周廟之詩頌以勸漢
侯之欲閔以哀賞分誅分正由是哉

唐衢贊并序

天之道繫乎慘舒人之情出乎哀樂慘舒之火者聖
人之運也哀樂之火者賢人之心也若慘者何天地
闕而不通萬靈否而屯蒙聖人君子無因搖動于其

間故慘酷外感而悲哀內作仲尼之泣麟袁安之流
涕豈不兆乎哀者也若舒者何天地環復千年會昌
聖人導道于上賢人陳力于下和氣駢合而頌聲作
故南薰之凱康下武之熙穆豈不兆乎樂者也唐衢
生_レ唐之衰跼于天地間不得據袂矯首徒于生民
仁智咽結動輒慟哭_レ之時義遠矣哉軍國失礼則
哭之賢良失智則哭之嘻生之不尔無以見救世之
心免訐刺之禍仁之至美盖得泣麟之遺者耶余直
慙生之有志無時前不決開元之餘風後不見我宋
之太平因與紀贊以旌遺魂贊曰

嗟、唐生、逢世述道德閉咽惟慟哭聞高、蒼穹
迢遙聖風哭之不應徒傷厥衷世人不良嗤生之狂
餘哀不朽露唐之醜已為哉聖人泣麟千載為偶

異獸圖贊并序

昔人好怪者指是方朔所說纂錄海荒之外部禽怪
獸圖而寶之或得鳳之一毛麟之一角宵人而體雜
混混醜怪總命曰異獸圖蓋四氣不合而生、故不
具而不得容于中國也已嗚呼天之限物率偶然尔
知獸怪而遠之不知人醜獸者不遠之天果無心也
已抑圖記之設非紀則戒天下之醜行者為人誰明

之系以為贊、曰

混元運行與物為形、氣不淑以獸為名尔形大醜
尔心則否海荒之外恣其所有人誰圖之觀心駭嗤
雜中國而醜行者彼何人斯

木伯傳

木伯字巨材世稱處豫章者為舊族巨材其後也其
先著姓于庖犧氏佐青帝籍發生之德死而命神曰
勾芒族散天下五方之一鴻黃氏識其真且良弟擢
用之火濟厥美民到于今稱之曰若步水之航兮登
山之梯兮宴兮依兮無暴我長幼兮克宵基攝者世

不嘗絕或云火化已先民知附賴故淳仁之後鮮宇
鈞惡從蒙弱幽鬱亦不敗世教耳巨材得太和正氣
生而雄奇始七歲有凌雲之姿漸長磊落見節幹善
吟咲風月後如鶯雀麟鳳者競狎之加以性寬簡重
厚維燕雀輩流接之泊如也漢天子將郎明堂議三
代岩野瓌秀咸見徵用巨材隨吏君見長安宮百工
僉曰伯也有棟梁之器宜其荷重任翼群材者也進
用可上旨尋封為大梁侯出納明命于邦有光不顯
諫徵訐不處君子不義或大事用頗引用公之法正
之帝謂侍臣曰体天崇高纂承鴻緒配地博厚以朝

萬靈政聲教本平乎中揚溢乎天下皆大梁侯之功
也諛言不入恣慝不作煦之為朕心用平又其功也
宴見以時義必正色望者若虹蜺架天左右前後輝
如也鴻筆龐老頌帝功者戶歌之一日從容謂柱史
曰吾輩委質聖朝幸而不至矣耻下君子三王今僅昇
矣徒以貞幹無怠于任遇久不退將群邪巨蠹疾我
歟後大梁侯去位不以其礼而漢中微鳴鐘莽之亂
謚號無存焉

史臣曰木非端木後也梁非魏大梁也予聞其生而
雄傑德也藏器待時智也繼仁者之後孝也處大位

而不敬節也與群材而立義也朝會以正功也致君于三王忠也大梁侯之德與士師平雖老不知退何累于全德耶

蘇公堰銘并序

鴻河走孟門東五百里地平無岸郭每淫雨夏注萬壑奔集漾沙汨泥漫猛可畏故聖人導九河以驅其間禹越千歲九河遂沒漢七悼瓠子之歌東潰西決世無常波濱隅之人世無常家于是天子趨民以隄防之後周蘇元平常宰澶淵之臨黃刮剔舊弊以身正民事有妨蠹雖郡侯不能易其合義苟利物縱物

身無以悞其心先十年河敗西鄙民魚交居公慨然曰冬水既道春土可封民不得利者令宰之咎也因詔下興土功遂大索丁徒囊鍾就任騰溝驀渠順河為執除貴長孤弱外無游縱除風雨冥夜不息民恣至勞公受至利不逾月而大堰成春波間來餘怒自息旅民喜農轉飢為豐二紀之間復魯衛之風皇朝十二年河南潰于帝丘明年北陷我邑人驚奔逃死不暇是堰也亘四十里而廬萬室遠乎哉賢人之用心也安則民被惠灾亡民依之與彼竊祿賊民者何如哉嘻賢人之功不得光溢騰大達、不朽六文

士之過也丙子歲余遠來省親日賞其上欣然勒銘
以示來者銘曰

衛東之地蠖弱兮鴻河肆其橫流平民轉泊兮眦如
深仇蘇公來堰兮析民牢愁沙濤雷波禁束如死公
二十年秉畝比民之何知怨若忘美歲老復決蹈
干全封是堰稜亘萬室來同衆苦吟嘆始頌蘓公之
功於戲既利物以稱仁

邈

為 倫吁嗟蘓公兮無羞于世之人兮

張氏新小橋銘

粵若選勝尚竒見善稱難者與夫創新謀始遠矣哉

新小橋即張氏林泉之所建也通溝漲白所以瑩林
榭之輝丹檻凌虛所以喧耳目之用利有未濟人其
舍諸于是哲士預能梓匠視力役夫未疲飛梁締構
通竹陰之雙隧導賓階之四達蒼雲夜斂疑上架于
星河零雨晝晞訝傍牽于蟬竦既萌謀始得無健稱
者欣其謂成功則細創心是難執彼良人 焉著焉
鄙乎隱鱗之狂寧謝題柱之作染翰之末聊述銘云
設險者水謀始者賢飛梁締構呀豁林泉往復攸齊
微乎捨旃誰謂巨川不能駕焉

三不欺箴并序

君臣人之綱也仁義人之宅也是以緣情制禮因事立法此自古聖賢宅人之典也故立法不易者為經利事可師者為傳此又垂訓示人之深者也若子產之明子賤之恕西門生之猛皆宗主仁義合附民欲三之不欺于斯傳矣其心愛仁義力趨聖域嘗謂誠不至而師古者惑也誠至而事異者泥也未若輔諸道求諸心行之不回久而必至齒仕已來求望踰篤三之不欺獨曰心出上不敢欺君下不敢欺民中不敢欺心書帶鏤誠用以自勉豈古人之所未知將後生之所為妄也乃為箴曰

古不三欺怒猛以明休民為宅與世作程今三不欺君民心兮誠人所及胡用言之克欲自刺勅身為規君道湛然臣道乾々調君私己是謂欺天民生嗤々惟賢是資欺枉以執仁者不為心為道源執之誠難利六易誘邪六易干一失其正名辱身賤惟慕惟惧心為是利廢幾茲世無羞厥官

懼箴并序

余幼荷父母之訓長師聖人之道必純必信用度于心年甫弱冠始接人事々茲與人鮮有通者豈為善之未至耶將學不知乎友耶退而省已作懼箴以自

勗

口乃禍府交為禍媒交莫浪合口宜慎開道我之得
兮綸然而去絲然而來謂我之失也鋒若破缶割若
驚雷蓋淺狹以自播豈中民之喧逐苟非洗慮以內
觀兮如乳兕之抵虎他人何由其極哀不切惧傷徒
飛嫌猜其敗已也又何尤哉

褊箴并序

褊之于名不通也內德既褊君子之道何由外矣
予作箴欲自繩云

百行同轍一褊則闕褊以敗德為生患之大者有數
萬緣交奔有逆有諛執嫌為都廓禮為府褊既不生
患將為舉入則有親出則有君為政在慎凝如北辰
奉親或褊子道是淪事君或褊臣節不神臨事或褊
稔害下民匪惟害民抑亦毀身存思積惧久然通真
又嗟古人忠于為臣妙謀正諫暗投于君不自蘊遏
速禍厥身是以屈原流于湘濱德與行先昭如戴天
篤行不廢恒為真賢或道為俗安心為利遷辱身敗
教褊小人為商韓之輩死其直然人生碌々人心反
覆捐人不特適于窮谷智困于褊仁固不足伊余小
人生三十年盡力聖教窮奇古人道豈易荷性將難

馴諒茲生之何云獨箴編于其紳

謁狄梁公廟文

皇宋文士張某再拜致言于有唐巨臣梁公廡下若
余負氣男子學入聖理純正積中文言任已期欲擺
去庸訛彰顯正始使溶溢乎天地洞格于鬼神上欲
昇君魁為堯隣下欲鑄民熙々如春惟公昭達察予
悲辛今則荏苒光陰壯有及矣結括宏圖流浪千里
秋聲寥々遠客心死樂公清風拜于廟址即問窮通
胡彼為此嗚呼大丈夫豈徒言哉

帝闕難寓晨飢暮寒進身非援如捫青天々理冥冥
愚實難知報應如日昭々莫欺小儒願福々人之私
將出身以事主幸明神其祐之

罵青蠅文

火帝降炎臣興遯矣六合敲然如蒸萬物長羸如騰
如凌不可謝其玄造不可名其至能忽陰薄陽化生
青蠅觸類苒々朋飛薨々窈窕而蠹芳筵預登當是
之際無人不憎我疑奸人之魂佞人之魄堙鬱不散
託蠅寄迹不然者何以交白為黑交黑為白所以恣
其點染所以遂其譏慝奸佞之作敗君之德黑白之
交為物之賊所為欲蓋而彰順非而澤使潔者不得

自明之者不得自白連璧失珍兼金無色致義士之感心凡拊髀而太息衆君子矯而議曰

天運地施融之蚩之何者不有何生不滋信妍醜以自任心浩混乎無知蠅斯眇末胡足罵為殊不知天地不言假手仁者持準操程以上化下使惡不黷善真不累假廓唐堯之雍熙稱周王之風雅防邪之萌雖小不捨厚汙若成悔何及也于是連呼童奴疾致如意當案輟食對客攘臂指西風而罵曰未斷尔祖終惡尔類營之予青蠅止于藩

乖崖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乖崖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上宰相書

月日貢士張某再拜上書于相君黃閣下某聞宰執之重百千機宜貢士之列一于有司咸欲越局導志瀆于相公者率不過速于求用矣若言從中行從正雖有越局相公必謂儒戇也非罪也苟詭疾怪險迷憎自高相公雖不罪之四失之義者不由也某匹夫之好義者欲煩相公事業相公事業布在人口陳於宋史頌之便佞也欲論終古致治之迹即相公盡知

之欲縱辨竒譎邀于相公即儒者恥之欲較時事感
動相公殆非布衣之或一欲自尊其愚于相公伏
望愍憐之竊念其少也賤生孔河間左右無賢戚之
助力學著文殆十七年家貧無書必俯伏人門以觀
覽每一思親即千里自至餘無廢時其間賢于己者
破囊從之不肖者縱連凡儲糴併筭發帛內隱寒飢
不為前顧也又謂仁義禮法便世之府從而成之大
乖律好古之願正于是以其之心摘于文章其之
行播于知友豈敢專守匹夫縱適河曲偷安于聖時
哉遂期鄉書趨來闕下恭以天子文明將拂猥濫故

宗伯大夫之門不可易入也野儒朴文不可易聞也
進故無倚退將不武是故直書狂愚干犯嚴重亦未
知獲儒或也傳罪也恭以相公建造太平啟導賢路
若片善可採獲受其賜則寒素幸甚死生幸甚臨紙
皇恐書不能盡其頓首

寄張太玄書

洛陽張九狂不似我而道机筆力偉卓神妙屢奉清
論醒人心脾時聞綴章驚動豪俊談歡未幾違離何
如仰在今秋為我仕進榮諸侯貢賢之籍解天子不
席之慮狂生今來亦有此意况大丈夫內明外潔氣

盛骨強方當驅智勇以代天工豈可惧朱紫而樂林
泉者哉炎涼屢交氣候增淒西望英標隱若魂動故
洛神宅山川氣清秋原葉下秋閣月午時忽相思寄
我鳳凰闕下耳

答馮華進士書

茂才足下昨日曲承惠顧次示種季二進 新文四
章危坐諷誦竟夕忘倦英槩之氣駭人神魂不知其
然而然也故少有老成之風噫可畏矣詞有復古之
志又其難哉觀夫貞良持便于用者有若寧州石研
銘故詭時之流罪之小能致明于大者有若挑燈杖

讚故汲賢之君預之賦冢宰之職酌致君之道有若
甘棠頌故偷薄之臣誨之歌贊帝德以告成功有若
洛都鳳樓頌故纂堯之績大之非命世豪傑何能及
是歟得謂韓柳之下升堂者也虎子七朝已見食牛
之氣鳳雛五色即登王者之瑞努力自負俟俟大來
門弟子若是師其如哉某亦向人敢議臧否徒進樂
善欽才之志二三子詳察之不悉

與蘇員外書

員外足下其間古之士有感人知遇以至殺身者豈
徒然哉嘻知人之心易為易欺人之急義以惠之與

義古人資以殺身也其誠蒙弱不逆古人明惠之下
寧無感心哉某幼專事傳積未知交衣之以言行窒
于利古卒而為文章用鮮時態十年于今無求知于
王公大彥之門者愧有所未至也復不能曲事辭氣
為小郎輩取容哉故窮病湮厄步走千里其窮可固
也其志不可沒也足下鑒童有斷存念下流始則怡
色劇談誘以勵行之節終乃翦榻開館待以殊士之
禮在乎所感則淡而所愧益厚何者與人之安而義
及之君子也待人之安而力不報之廢民也某之所
懷寧忍愧惕伏况足下相門遺芳稟操特異敦仁義
于是辨世道于是文彩彬煥為時命臣其所祇陪無
一補効豈不與廢民同哉昨日不遠京師載異門館
雖足下信其無他而同類見罪其子曰子之志行將
膚偽何且京洛貴門待子非薄而屢去之將何以出
身為帝者之臣欤某即日以獨客之賦而邦國之事
責之是可乎退唁身世不覺悲歎大丈夫行年三
十不能自立而獨終日戚惻處人蒼下信乎末者也
矧復上露思紀細碎鄙懷其可畧也闕奉談笑將逾
浹晨感遇之私恣曷已諒犬馬之何效而松柏之
有心聊布尺書用宣款素庶幾詳察之不宣某再拜

大名府請首薦張單書

十月十四日應鄉貢進士舉張某謹再拜獻書于小宗伯席間昨日公府試罷群口騰議以其名在張單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單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安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也都萬人畢詞謂之君子况郝馬魏之輩十年往來相與探討其也不佞心嘗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遺將以某之文近單之文未若單之德遠某之行萬也竊敢僭冒聞于視聽惶恐；；抑又聞古之

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辭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單藉其用克歸于真故周設俊造專德行可進也漢定四科參衆善可進也迄于有唐大正貢部偉行奇業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于百世之下將為不易之典國家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于古無尚猶復下席思賢于內詔諸侯貢士于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于用明公也欲于明公之賢誘天下之賢其亦何人來預明試始隨貢士之列卒得知言之地感遇忻慰通

于胸懷因欲盡陳其愚執伏望憫憐之某嘗少年不
量力秉志勵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絕往還除
比歲一寧親則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辭不
逮于卑也性復迂怪執行望于卑遠矣明公決以某
為先是不知卑之善行播某之惡也若樹卑為先則
詭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孚乎古昔尊德上
賢之教也幸甚。其若鬱而不伸則負掩言之過
言之越戾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鑒宥之某再拜

寄馮華李錫書

二生足下嘗謂丈夫之知人也必矯俗以自是必推
心于無間如其何人下辱交結愉。笑歌不在塵俗
之調章。語言動由霸王之畧人競駭心某竊畏感
既月又離其歲有聚必見其散者也洛陽春輝明媚
可惜狂客無心鞭馬東去誠憂喜不足以干達士之
懷其知己之別也寧無意歟二生臨岐隱相顧洛水
潺。下咽離恨嵩雲杳。動倦行色狂歌醉吟不覺
千異某之此來自待益厚囊有君子贈言之詩悼遠
之序偶閱東俊民時令展讀雖多二生有神筆力不
謂我如何哉仁達之惠又兆于斯其或風物交感芳
尊在筵忽。憑欄引頸西望未知吾友亦為何心况

今句吳平定之後翠華拜詔之歲明天子方將化定
八紘準格萬祀必大索賢豪料治机括明詔將下秋
貢日逼勉哉二生可出仕也神仙洞府固在帝鄉青
雲階級未遠筆下即俟陰律告窮春氣有力龍躍鵬
怒相期于鳳凰闕下耳

回路逸人卷書

路生外多仙風內蘊王畧四十不仕三吳浪遊口多
寡詞人莫之識昨不遠千里來謁敝封試與微談驚
我忘食履行得賢人之操立言臻作者之規若是則
心未棄言世有明主宜揖好爵以後美名俟其將來
著勲簡書流惠民庶當浮海上與赤松子游未為晚
矣因復盛卷聊用披導吾子詳察之

荅王觀察書

日月具官某北首再拜致書于觀察十一兄執事弟
少年無思筭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
名泊于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
侯雜戲為樂五木未至六博已興投壺奕碁排象旋
子斯實眇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強擊射筭
帖攘袂掣肘嗥呼爭羸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
具其或八月草枯比日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

驚塵隨人則緇黑衣履渴飲已永之酒飢食連血之
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為快不知勞勝為苦
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猗猗弓前盤
槊擊劍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
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畧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
魂時弟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痼洩入膜
內栖子禹中良醫不造積痼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
垂既漸逼于膀胱實難歸于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為
瘡如斯之深又將一紀與膏盲以同道六腐脇之異
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

知樽節之所致也非身灾命滯之有云今則暫食瘡
痛飲水血流到關七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爵祿之
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
兄為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
教頗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執憲之用
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謬濫之蹤泯然無迹豈異
乎獬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惧故公卿
庶正不可得而狎也兄懇苦相念畧無避嫌親染簡
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與下交必欲祛弟羸疴使
之丁壯起弟馳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

于仁急于義不與古賢並著其誰可方麥屬阻修尋
闕報復諒不以為慢而信為感之深况臨民有仁馭
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惟
况察之不宣某再拜

荅汝州楊大監書

張老子今年七十矣癖病有加氣血衰劣每一食訖
洶然沉昏益之瘡疼殆不可過入靜自守以真排邪
半夕之餘差可稍省然了公事接見賓寮一日之勤
畧不容息若是者二年矣豈暇問人事之可否詢交
友之動止去年冬暮忽覩來緘讀之再三未開厥故

洎于釋手畧無記憶今年春半再惠手筆詞旨勤
情分周至即弗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耶大年俊
敏絕倫朋比生愧言詞正直人情所厭非遇至明之
主憐非常之才即踐愧厭之机已被不測之咎又思
大年稟氣本薄長年多病應遂移疾之請任此高閑
之官盛年辭榮是名高格吾曹碌々豈能一希光塵
乎嘗以世之才豪須藉智識智識主之則豪氣不暴
縱不以伊呂並轡正合著名垂範不朽屑々罹禍者
自古何限蓋智不及氣君子之心本于有濟流光莫
繫譬然過生好事難成昔賢所嘆其若通達胡為大

年悟解無空素養道氣公暇虛室自奉天和憂無從
來患將何有餘生之快獨核所得全似終窶掃地莫
致潤畫尤謂貧中淨潔者也大年二知張老乎予
心無蘊蓄絕情絕思情絕則聚散見閑思絕則榮賤
一致領身世若脫屣豈能念他人乎因是抱幸并
稽晚大年察之見卜告老永與世絕縱命在我豈能
堪久大年自持勿以此老為念也

荅楊內翰書

內翰大年負絕世之才遇好文之主跡擊中禁聲馳
四方苟加願氣予和番精于漠了然獨到邈與道俱
必臻長世之期足稱瑞時之表也豈伊老劣過示安
有喜愧再三言不盡意

寄張及寺丞書

寺丞別來無恙穀城報政古人之政也棘寺命官亨
衢之始也誠以吾宗心識明遠志尚康濟必謂贊世
之而誠王道之器也信乎所蒞民仰其休又賀仙
遊偶此仁政浮誕觀德以歸厚克狂不懲而自馴浸
淫淳和粉飾風教之才所致政必速成餘加願神用
卜長世是懇二之願也劣後髭髮俱白飲餌漸微然
而筋骸六且輕健未能告退以養病身忽至測二耳

今年之內再信見遺誠素有加喜愧無盡

與洪州安撫王雜瑞郎中書

國家開土萬列郡五百以臨邊制遠者不下五十州處要分部者又為十四路須資偉碩用宣廟畧除三事司合外聖君所屬莫若于四路之重乎吾人識本明達道存兼濟所臨之地民仰其休洪大郡也安撫殊號也歲旱民乏吾君是憂爰藉英材以濟艱梗使堯渠屏息疲羸昭蘓吾人能之矣久不奉面常懷清芬遠聞此行喜不自勝非遠拜覩更不多云

與大諫陳情書

某爰從受學以至登朝心實自強性不為惡故惟大諫細所具知一作曲賜荐論力相引用才臨赤縣便總轉輸在乎聖恩不謂不隆矣在乎知己不謂不深矣到玳已來每事為戒一則恐乖士人之行二則慮傷見知之明三則不敢負于初心四則少欲加于民政其中事有小使者玳分而已何足言哉身受大謗者貪夫亂之無所由也近聞鼠輩多相構誹兼被奸人屢有奏毀仰惟天鑒察其無私信為善之不渝果非禍之難入生所幸者君有賴焉况某年近知非髮已半白比于少壯又加退思大諫觀某之心本康人

之心今于斯也豈有害焉觀其之行慕古人之行今于斯也豈有安耶嘗慮愚淺無所効施其於性正大權訥于辨對俛尔自守低隨衆流遂使好直之心不能自露佐君之畧不能自顯有所短也竊常患之早賜不剛之議誠得之矣聊藉筆削以代面言庶寬授杼之疑以釋彈冠之願是所幸也

謝焦文學書

文學鳴棹遠來携文見贄言詞典正允多作者之風理道宏深備見致君之畧官雖小謹心實自怡可謂處困益真將飛必伏者也豈伊老劣辱此過從欽奉

之餘感愧何盡

答友生問文書

茂才足下嘗聞交不本勢利真丈夫之交談不亂得喪真君子之談通預乎是吾友其人矣竊嘗接武亦既宴語信其言有格而意有新直乎今而洞乎古復加肯顧博我以文長牋巨編通為友贄觀乎其文健若决萬人之敵其理切特盡勸懲之旨方謂登崑丘者嵩華難為山瞰鰲海者江河絀于水又焉異志責時文之理于彼人斯於戲文者儒之職言者文之端子誠傳矣得不洗露狂斐以盡知己之進退歟嘗試

論之曰天地闢聖人作太朴散禮義興謂乎五常所以佑天地之功謂乎六藉所以袂天地之塞萬古而下其誰異諸故君臣父子非文言無以定其分朝會揖讓非文言無以格其體政以正之非文言無以導其化樂以和之非文言無以節其愛成迄于行事播為文章嘻聖人之道我也有旨哉故鼎有銘而樂有詩禮有誄而書有誥紛綸衆製六藉悉備焉周漢以降代不乏人視文之否臧見德之高下若以偶語之作參古正之辭、得異而道不可異也故謂好古以疾非文也好今以蕩非文也出乎是者予焉及知生之文理雄富談議正直允所謂丈夫君子歎如予顛蒙何勝告誘丁、友聲寧緩報應即不謂知前言之如何方今明天子在上子將出仕更賴正人多所訓導聊具報復意不能悉其白

辛崖先生文集卷之八

記

麟州通判廳記

今之通判古之監郡；政之治助而成之郡政之戾
矯以正之此足以宣天子之風達窮民之志也我國
家開疆八荒列郡五百皇德所被人用胥悅皇威所
加罔不震恐故使一傳者鞭制荒外何其壯耶麟州
舊壤實曰新秦按秦武王轉徙東氏以實此土久用
滋富因以名之漢隸朔方之郡唐為勝州之域匈奴
接荒在河一曲党項部族漢民氓居長城基前屈野

川其左右帶樓煩之境南偏赫連之鄉惟府由茲唇
齒相輔開元年中群藩構逆燕公張說致討請城麟
州所以安餘種也顯德之末劉崇不賓楊侯作藩移
壘斯堡所以護并寇也顯德五年通判之或殆未嘗
設雍熙二年夏六月某始拜命來蒞是邦其緝其綏
民禦侮致餉利與守牧相為表裏爰卜安渚以完厥
處取材因舊不奪民力廳事厥閑獨首陽位故廳停
也使停息其間又聽聽也欲聽行其教蓋禮之攸屬
民之是依得不慎哉於戲君道惟艱、于審賢臣道
惟艱、于克官民道惟艱、于能安若是廳也帝王

之詔令存焉千里之刑政繫焉苟賤君之務如飢嗜
食待君之民如子候息則明恕中出刑政用清內杜
擅權之吏外絕無告之民謂斯廳也宇覆疆內人用
休息若忽君之令寇君之政掠民膏腴為妻子謀則
志辱于貪事成于濫既厚蘊積之責還遂覆舟之咎
謂是廳也醜甚屠肆其何游焉賢行難著仁心易墮
敢鏤廳壁取為政規後之君子勿為妾也時皇宋雍
熙二年八月日記

陝府迴鑿寺記

粵若我佛之教也以大悲憫拔無量苦厄大智慧破

一切邪見色想未空文字流行滋法雨之惠施清火
宅之烟燭茫々苾芻資精進以成果悠々免俗識齋
善以蒙福存諸中國者正由是欣周天王書懸象之
交漢天子證金人之夢其海濫觴寢以成海吳魏之
后仲奧咸之廣于晉宋盛于齊梁也王城大郡想象
于祇園名山大川半同于鷲嶺靈因聖果釋典備存
為迴銓寺者唐代宗返正之所建也天網疎々胡羯
肆虐惟陝之休銓輿至于土德斷而復續者黃帝所
以告帝休也青天裂而再補者尚父所以戡巨難也
大明始更帝其念哉大曆二年詔陝牧節東諸侯歲

貢之貨為朕寺之所以表殊績而謝玄宗也寶應元
年眷賜名號所以誌聖感而示無窮也緇徒雲趨歎
其希有洎唐祚告衰內夷作梗巢孽蔡盜楊竿而趨
流毒于陝殲蕞未殄檀爐靈利資為風候之其清馨
洪鐘翻成輦鼓之响殊功盛事一旦委地者哉降及
有梁纘大稱帝宗臣異王允釐斯土謂六度可以參
五常存善所以增厚德眷彼遺堵遂發誠願我賂既
以雲委四衆因而影附民力不墮功用斯集猗乎大
像中尊欲示有為之教三門外既曰嚴象帝之居高
閣層樓若峰之時長廊正殿如翼相附宴堂食廬周

不兼備天祐四年夏四月門吏告成王命我先師審
志大德主為師姓郭氏當郡沙子人也初趨精舍曰
成習性之漸長悟塵累卓有擺落之志謂心可傅禮
長智午咸鑄歎聖將遠泰文殊于五臺戒珠不缺慧
炬增照既兆真寂之應終動王侯之請登堂之後嘆
言善哉靜節可以勵俗有作所以成住室與磬懸行
六外立頹榛蕪如寇仇隨意剝落為坎塹非心地與
之平坦日堦月衢以至休哉言念蒸人迷遠真覺故
和其容以附眾正其詞而行化惟和與正其漸民之
級歛于是登師者頑必易慮誕必守節瞽用開視愚

或成哲豈徒超玄邁空獨利學者亦使忠義仁孝曰
由是生今生院某志本孟浪心隨昭道事師如父禮
師如佛三十年內一物不遺實僧國之能賢而玄門
之宗主也某器其克肖覩此盛曰畧助授亳州存實
錄金壇示法愧引喻于無窮石柱疏詞莫存功于不
朽時皇宋開寶七年月日記

益州重修公署記并梁周翰

按圖經秦惠王遣張儀陳軫伐蜀滅
是城方廣七里後周制也分築南北二少城以處商
賈少城之跡今並堙沒命郡曰蜀郡自秦至漢民戶
明氏卜築

益繁改郡曰益州由漢至唐順逆增損出諸史論此
不復言隋文帝封次子秀為蜀王曰附張儀舊城增
築西南二隅通廣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築之
城中北也唐玄宗幸蜀昇為成都府唐末政弛諸蠻
內寇高駢逮節即時驅除以為居人圍閉多索腫疾
始築羅城方廣三十六里清遠江原在州前目頽城
之大小足以知四民之治否梁移唐焉遠人得以肆
志王建孟知祥迭稱偽號乾德初王師弔伐申命參
知政事呂餘慶知軍府事取偽冊勳府為治所淳化
甲午歲土賊李順據有州城偏師一興尋亦殄滅年

降府危樓壞屋比、相望臺殿餘基屹然並峙官曹
為州危樓壞屋比、相望臺殿餘基屹然並峙官曹
不次非所便宜至道丁酉歲某始議改作計工上請
帝命是俞仍委使乎以董于役其計材也先二年討
賊之始林菁陰深多隱亡命詔許其剪伐以廓康莊
得竹瓦二十萬木椽二萬條賊亂之餘人多違禁帝
息寬貸捨死而徒又以徒役之人陶土為瓦較日減
工人不告倦歲得瓦四十萬新故相兼無所缺乏毀
逾制將顛之屋即棟梁桁櫨之衆不復外求平屹然
臺殿之址即磚礎百萬之數一以充足其計役也得
繫听水運二千人更為三番分受其事夏即早入晚

歸當午乃息冬即辰後起工始申而罷所以養人力而護寒燠也自夏徂冬十月工畢無游手無逃丁所謂不勞而成矣其計匠也先舉民籍得千餘人軍籍三百人分為四番約旬有代指期自至不復追呼由臺殿之土質巧慢之用與夫墾地勞人省工殆半其東曰孟氏之文明廳為設廳廊有樓廳後起堂十門立戟通于大門其中曰王氏西樓為後樓之前有堂堂有掖室之前迴廊南煖廳屏有黃氏鑿畫雙雀花竹怪石在焉衆名曰雙雀廳次南涼廳壁有黃氏畫湖灘山水雙鶯在焉

其畫二壁洎雀屏皆于壞屋移置

曰名曰

畫廳涼煖二廳便寒暑也二廳之東官厨四十間厨北越通廊北為道院一廳一堂厨與道院本非正位蓋樽臧古廊二礎之外盈地所安也涼廳西有都廳在使院六十間之中所以便議公也院北有節堂堂北有正堂與後樓前堂為次西位也節堂西通兵甲庫所以示隱故也涼都二廳南列四署司察以居前門通衢後門通廳所以便行事也公庫直室客位食廳之所馬廐酒庫園果疏流之次四面稱宜無不周畫踈莖竒樹香草名花所在有之不可殫記東挾戍兵二營南有資軍大庫非新建附近故書改朝

西門為衙西門去三門為一門平僭偽之跡合州郡
之制允謂得中矣不損一錢不擾一民得屋大小七
百四十間二營不有以利事矣若俟木朽而後計後
耗官損民何啻累百萬計州郡興修無足計錄且欲
旌其削偽為正無惑遠民使子之孫之不復識逾僭
之度恭以給事聖門上賢當朝碩德立言稽事瑤合
化元不虛美不隱惡文成華端動印不朽欲憑實錄
以光遠方其興修事跡已述在前給事中判昭文館
事安定梁周翰係曰夫九州之險聚于庸蜀為天下
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為域中之冠也多獲

驚而奸豪生曰麗雜而礼義蠹故朝廷精求良牧憂
在遠人每難其材頗精厥慮心時有違拂上意侵燥
下民理絲而數焚澄水而屢撓公屬賊鋒肆虐之餘
主將驕兵之後收其汚染滌惠澤以天波拯其傷夷
示大造于聖詔萬族有其生意比屋返其營視伊公
之推心合主上素志願公府之故治皆偽政之遺基
乃削大壯之宏規俾循列郡之常式不勞弊于民力
不糜散于國財歲未云周民觀驟改凡視事之所泊
燕勞之堂察吏之所休遊賞之所適竹樹花卉所至
畢臻周翰自常南康驕悍之餘孟先至僭悖之后共

安其過習以成風若今之所營實政以合道輕浮潛
厚凶狡寢仁循吏所能充皆苟踐採訪之吏急以
狀聞而疇庸之息湍當下需參三事之庶政翊大君
之鴻猷休泰之辰恢闡益威乃中外之同詞也周翰
紫愚有素顏鑄寧希自罷禁林出判上館漸迫老傳
之齒復多負薪之憂滯思本微小才疑盡遠承延矚
久未稱懷蓋明公語營繕之源叙致得密垂勸戒之
旨通協神聽止以寵示之文便為昭代之式輒書後
係聊贊元功時學士侍郎授代歸朝之日撰行之時
周翰謹述于碑之陰云景德三年記

昇州重修轉運司公署記

聖人造天下必區土以居民畫疆以為國卜大之政
授之賢才俾風教下暢民情上達上下交得則治道
具矣有唐列天下十道國家因唐舊制道置轉運使
主焉豈徒提行臺漕運之職六以代古諸侯分制之
權期部執事不得擅為異法也自韋南康驕悍之餘
孟先王憮悖之後共安其過以聞或高才沉于下僚
治聲被于四遠鄉党之孝弟岩谷之貞純悉係明揚
用稱中旨加之辨惑煥然易從如此則上無曠官下
無寃人馴良適意兇邪喪朋欲民不謳歌于路時不

頌雍熙者未之有也至于移多補少利于均輸漕輦
漸積上實天府茲為心計較然後知嗚呼若道得人
雖四海之大萬里之遠聖君御覽如在目前所謂今
之轉運兼國家分制行臺之權六公卿試吏之地烏
獨日三司予司乎就我朝廷數十州事以尊主庇民
為己任者轉運也豈不曰公卿試吏乎江南轉運使
開寶甲戌歲取偽司會府為之大中祥符己酉春民
火因風立焚千室老屋乘勢化為煨燼某既慚且懼
亟思繕全復嘉二公臨事稱職不敢以撓為憚不敢
以勞為詞戶借一二輪

春經始首冬畢功

所喜者民不知倦

至費公完成為領庭除之廣

袞棟宇之多少有次有列來者咸覩化日朽去記將
何益今所記者欲後之君子慎惜名器修舉職業使
非道不萌生而平民受賜廷以擅試才之譽副臨軒
之囑不其偉歟夫循默養名恬習以成風若今之所
營寔毆以合道輕浮潛厚凶愷寢仁循吏所能允克
皆踐苟採訪吏亟以狀聞而疇庸之恩適當不需參
三事之廢政翊大君之鴻猷休泰之辰恢闡益盛乃
中外之同詞也誠以命令稟於天子其昭著能事厥
惟善良苟郡縣不德奸豪任情蠹弊因仍刑罰不正

民有不得其平者征斂違度巡護不謹毒有流于下
者咸得致詰裁正與夫大者不而議也時皇宋
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記

春日宴李氏林亭記

人生無賢愚孰不欲快身于顯貴休思于榮賞二者
天下之通美小不適意則傳者黜其非道矣李公之
林亭適宜矣公之門勲耀于世孝友光于家得崇軒
館疏地亭以發其榮耶天衢九通我宇其中背室迎
陽亭林鑠芳故賢者謂其外作官勞內適情性不肖
者謂其外張威氣內養荒伏若李公之賢矣朝倫之

傑時樂其遊文墨之雄日願其交季春元日宴于群
士陽光入林宣露和氣酒酣樂偕群公賦詩九河生
倡言于座曰且大梁天帝之都畝地千鎡一廬十金
安然闕黃庭作芳致豈不尊性而貴奇歎人生世中
百勞萬窮安然榮賞豈不德至而貴顯歎身服世
榮或藩而輕安然與賢者遊豈不志大而識遠矣更
若剋萬峯畦百藥豈不安仁而履義歎松篁嘯風恠
不嵌虎豈不体節貞歎又為嬰花送紅乳草織綠而
已竹木誕枚金谷淫侈不奚足儔也堅此志節全此
令儀何嗣業之不顯何編簡之不榮野夫非佞直序

芳猷凡諸同筵列名于右

序

送趙况進士謁李員外序

世祿之子負奇節異才者尤令人多之天水趙况故
右丞之幼子也當食齒未堅而孤既冠而貧苟非正
氣內融真道入安不為驕蕩所溺而羈擗所困者
耶前日予來洛中豪貴哲上往々頌其能試與之語
廓然見丈夫之氣觀其草詞索意則語韻暢 冥
遠尤能辨辭高商周所由之道楊孟韓柳駁正之旨
其庶矣真可多也哉亦謂士之貯道德盤々然若大

塊咽風崇丘苞雲昌莫施之乎今年秋果為洛侯以
賢名貢之來京師詔已罷舉嗜貴人子義且自負苟
未能通任于國君為有霖汗賜肺曲燭以厚已耶雖
梁穎二賢器尔尔甚彼何力緩尔屑々乎餓童羸馬
將嫁于齊寒氣酸骨寒風侵肌蕭條千里此行謂何
且大丈夫旅于天地通塞不足易其慮何少勞暫別
驚心乎駕車之晨賢俊三十輩歡餞于原昌黎韓孟
歌詩以將之九河張某序行以多之已而曰齊邑李
大夫天下之賢今從之游也年再會帝鄉揣尔用心
之道進如何也

送田錫韓不之任序

宋皇嗣天子仁明而多文功發正治為太平先是用
頓網羅英豪以至中夏荒僥弗敢隱其賢哉貢于闕
下者五千輩號秀異者五百人皇帝顧喜策問金殿
有以輩前法之獎樂得賢之衆既得之亟用之當陛
釋褐初命監州曠古哲王審賢進用之蹟莫若斯之
盛也萬衆歡唱流震天下九河生聞而夥嘆疾至輦
轂性愚既狂無與人事故不果知階青雲者若之賢
乎韓田二生預熟其操觀其言非仁義不出行非仁
義不履文采純正爭走造化嘻可畏也仰天頓首賀

明天子得賢之實有若是哉是行也衡宣千里之邦
可以揚大帝之風達君子之志編民有教十室有耆
艾俟其化行而希顏者來上都子即磨其風度如何
尔僕馬在

許昌詩集序

文章之興惟深于詩者古所難哉以其不公行事之
跡酌行事之得失疏通物理宣導下情直而婉微而
顯一聯一句感悟人心使仁者勸而不仁者懼彰是
救遏抑又何多可謂擅造化之心目發典籍之英華
者也洎詩人失正採詩官廢淫詞媿唱半成譎談後

世作者雖欲立言存教直以業成無用故留意者鮮
有如山僧逸民終老耽玩搜難抉竒時得佳句斯乃
正始之音翻為處士之一藝耳又若才卑不能起語
思拙困于物象興詠違于事情諷頌生于喜怒以此
較之果無用也其中淺劣之尤者體盜人意用為已
功術氣揚聲一無愧恥嗚呼風雅道喪若是之甚歎
許昌薛侯詩人之雄乎觀夫所尚率以治世為本隨
事刺美直在其中放言既竒意在言外謂才俊之偉
也蹂躪時事聚為國風謂風流之至也貴農賤賈資
為心術苟引而伸之豈不能黜邪歸正去煩就簡致

君道有緒而民業用休唐德下衰薛侯其已矣世議
自伐寡于謙稱胡不云主道之過乎往々逸韻流入
鄭聲如吳姬并洛歌人等詞盛傳人間未易刪去知
言之愛掩覆無由蟻鼻之缺白圭之玷也斯言之失
君子之薄也操履之跡可不慎歟薛詩千餘篇少得
全本咸平癸卯年余移自咸鎬再歷三川歲稔民和
公中事簡時會同列引滿酬詩因議近代作者各出
薛集僅得十本五言七言二韻至一百韻凡得四百
七十篇爰命通理太常博士王好古太子中允乞伏
矩節度推官韋宿從長叅校依舊本例編為十卷援

驚書者雕印行用字未盡精篇七頗畧與夫世傳訛
本深有可觀是年乙巳秋八月樞密學士尚書刑部
侍郎知益州兼兵馬鈐轄張某序

送進士張及赴舉序

益都去帝鄉四千里平昔俊英急于進取况更賊亂
之後例闕資生之計鄉老之荐聲譽之絕今年秋華
陽邑大夫以三進士為請試官誦其文閭里稱其行
又嘉其跡忘避闕心态明聖有以彰遠人既又吾君
德澤流被於無窮也近世取鹿鳴之什以饗貢士斯
筵之啟殆若是乎舉送官老不勝酒亦醉且喜因歌

詩以將之衆君子詞學鹿鳴請為賡歌之

碑銘

大宋贈左監門衛將軍上官公神道碑銘

通天地之道謂之聖通人物之道謂之賢聖賢不偶
于時者有之矣未有不知道而能聲名光大者也公
聖門之賢者高陽氏之裔楚大夫子蘭之後世有明
德家傳懿行祖某父某值唐末亂罹隱德不仕公志
度闊遠履行修謹長于干戈之時不廢俎豆之業始
學礼知三代損益藝精鄉人諭之請仕公曰唐德下
衰諸侯擅命土宇分裂命臣無幾况春官失職仕進

不由權倖者鮮矣若由道以行已雖執鞭之士吾無
與辭苟枉道以事人使金羸列駟吾恥有也兵戰無
日民力不堪大梁四通貢餉兼倍一日諸父曰尔不
應鄉試當休吾家乎遂從三司省召為生藏吏居積
歲以清謹聞選寧州糧料使又轉鄜州糧料使脩軍
期也乾德初前軍寇蜀又選為得州糧料使荆土久
又蜀川既平轉江萬艘委積無羨承命于荆以董財
計當時處此職者以侵民聚財為己任以買權徼勢
為能事奢靡擬于公室氣艷侔于貴胄公獨儉然如
古真士嗚呼安早以樂志捨利以趨義豈不謂聖明

之賢乎開寶七年公年六十三歲遘疾于荆之傳舍
臨終謂長子正曰吾學與任越四十年志無所適此
亦命也尔讀春秋知褒貶之旨更版揖得為政之要
當明以遇物則終身不匱當篤志以臨事則所白皆
得顛沛造次無忘于仁能成吾志死且不朽長子泣
血奉訓扶柩以歸服除由揖資授殿前承旨以材能
累遷西京作坊副使元劔門關使淳化甲午歲盜起
兩川蜀城俱潰衆號百萬直趨劍門加以敗卒亡官
先日而至人心恐悚投死無地乃誠曰有議北歸者
梟首有不用命支解人皆帖息不敢仰視獨提兵出

關連戰連却賊氣于是沮矣我關于是固矣以奇功
超授六宅使劍州刺史明年天子以主將遷延餘寇
未殄逆授峽州團練使西川招安使以代焉既擒且
誘示信推仁七旬賊平多見全活次年秋巡檢不仁
官軍生釁嘯聚亡命圖為亂階三日而四郡不守五
日而兩川震恐決于次晨長驅入益自戒師旅逆戰
方井戰酣兵却衆皆失色于是下馬揮劍有死無二
鼓怒增氣戰功遂成賊有逃及者命一介之使擒于
蠻中人有未諭者飛尅賊之意過于川峽人、頓安
如脫虎口既屠其賊又安其民所謂仁勇兼致者也

尋授南作坊使賞軍功也議者謂劍門之守監守也
方井之戰死戰也非此重貽吾君之憂乎重罹川民
之患乎寵厚譽遠誠有謂也明年春歸授東上閣門
使其戰守之奇蓋謂誠明篤志動不忘仁成先訓也
其功業之著蓋立身行道光揚令名成先志也傳不
云不在于身而在于子孫乎上官氏之謂矣淳化郊祀
慶恩公以長子官贈率府副率至道中再贈率府率
今上即位加贈左監門衛將軍娶袁氏今長安郡太
君惠淑慈愛有賢母之稱生男五人女二人長男正
前所謂省軍功者第五男某現任右班殿直仁面有

斷衆伏其能三男早卒長女適二班奉職張奭次女
未笄而卒咸平二年八月四日墓于開封府封丘縣
舊鄉某原里也詠與公長子同方井之憂因而歎狎
熟知善行是用直書乃為銘曰
猗歎哲人懷明抱真志高位下德不及民平生之意
傳于嗣子遂崇戰功成公之美因加榮封綽然華宗
所謂生不易操死而志通者也嗚呼休哉

華崖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華崖先生文集卷第九

表

通判相州求養親表

臣某言臣聞以祿奉親孝子之常道也從人之欲聖
主之廣愛也臣中謝竊念生居仄陋長值太平遇
陛下好文故臣一上取進士之第遇陛下求治故
臣再任為登朝之官揣分撫躬磨頑礪朽使臣冒白
刃履重艱不足以謝陛下待臣之賜也况河相大
鎮王連疆委重者親民望美者猶復孝之誓志欲
求改官者蓋遇陛下孝治之時臣有遺親之咎也

重念臣十年聚學悉是離鄉兩任遠官皆非迎養近
因受命曾到舊廬雙親扶羸頷臣以泣臣非死木得
不傷心臣之引諭國恩用相慰勉終且忘其本土不
肯隨臣之官朝夕係思方寸已亂臣又聞不可再得
者父母幸而獲遇者聖君若不剖心見辭違制以請
則上辜陛下廣均物之恩下使微臣負終身之戚
臣之家屬近隸濮州竊聞州城例有酒稅望廻天眷
察臣愚衷則臣乞納升朝兩官授監濮州一務臣非
矯激盖欲明危迫之志也若此則內有承顏之子外
諸陳力之列非惟臣身獨荷榮遇之使四海之內百
世之間孝子良臣聞風增慶其如畢身命報鴻私生
民常心豈合陳露干犯天慈臣無任戰汗激切望恩
之至奉表陳乞以聞

荆湖轉運蒙恩獎諭謝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七日密院遞到勅書一道蒙恩特
賜獎諭者皇文昭爛睿眷重深拜恩而力若不勝揣
分而心無所措中謝臣聞量才受官明君之善教盡
力事主臣下之常心苟規矩之不踰則上下之交慶
臣之所佩謂之至官恭惟徽號皇帝陛下應運承乾
体天行道謂文為理時之本故親策賢良謂公為御

下之規故明懸教令信無幽而不燭在有物以成蘓
昭之然穆之然誠千載之一會也竊念臣職同草芥
器甚斗筭徒因總髮之年便學為臣之業口至出隨
鄉薦恭逢聖時當召試金階賜科名於異等泊淪官
天府委漕運之要司恩遇有加驚愧無盡是以身為
外事公作中謀既不敢曠職徇情惟求自適六不使
容奸党惡以博虛名方虞積毀以銷金豈意飛聲而
悟主爰廻聖眷俯賜天書非徒一介之臣傳榮不朽
用使九流之士礪志無窮此蓋 皇帝陛下洞見古
今義形普率欲貪邪易慮故廉慎以為文臣復何功
可以當此惶駭之至莫知所裁得不益勵至誠恭遵
大教雖削繁理劇未通使物之宜而竭節盡忠更切
報君之願云云

奏鄭元祐事蒙恩獎諭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密院遞到勅書一道蒙特賜獎
諭者思自天來榮加望外拜伏之次惶駭失圖中謝
臣聞君道明則臣誠著上好禮則下興讓此有國之
大章治朝之餘裕也如臣操植無一可堪徒自出身
遭逢聖主遇有採聽擢充轉輸臣雖愚蒙亮切感憤
是以不捨晝夜惟思公忠以便民尊主為常規以除

邪剪獎為已任遂致貪官詬怒豪吏震恐謗聲塞于
道路毀狀聞于冕旒恭惟神斷處在不疑使臣勤劬
得盡委任所謂 陛下至明而臣誠稍著也近者制
置使紀臣戡事上達臣聰感天眷以軫憐加奎書之
慰勞臣雖不稱伏門增慚正制置使與臣生平未嘗
識面畧聞履蒞便與荐論絕古人忌覺之私見義士
狗公之節此真所謂 陛下好礼臣庶興讓也明矣
大恩莫報至聖難明但切戰兢以卜終始云

讓起復表

臣某言今月三日閣門勾喚蒙恩特授臣起復依前
守尚書虞部郎中充樞密院直學士散官勲賜如故
者臣聞父子之情其喪也有終身之戚君臣之義其
深也有起復之文如臣顛蒙方負罪釁忽被殊寵實
難為心臣誠感誠悃頓首稽首竊念臣河朔單門天
下孤跡值文王之肇運偶儒學以謀身始中懸科既
不由于勢援洎充近侍皆出自于天恩未能公道以
誓誠豈意私門之降禍故當屏絕以履哀摧伏蒙
皇帝陛下過聽微臣稍于勤盡起復苦次今就朝行
行雖出絳是榮頗耀士人之目而舊巢興感若為禽
鳥之情欲望特報明恩許全私礼服麻啜菽期少報

于劬勞移孝資忠庶無違于風教干冒天慈臣無任
祈天瀝懇哀擢哽咽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臣誠哀
誠切頓首稽首謹言

謝起復表

臣某言今日五日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所讓
恩令不行一依指揮給假候回已朝謝者皇私日麗
睿渥春回退惟賤微再切驚悞臣誠慶誠幸頓首
竊念臣處世無才逢時有幸既將身以許國兼得祿
以榮親所恨者先臣卧疾之初闕于嘗藥所苦者丹
旒出明之日不得攀棺遂瀝懇以祈天冀投誠于終

喪伏蒙 法天崇道皇帝陛下憐其近性示以奪情
殊常曲降于思輝自遠許從于假告靈舞一慟庸知
有后之人此外何求但覓報君之路無任感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榮誠感頓
首頓首謹言

賀西川賊平表

臣某言今得鈐轄進奏院告報寄班供奉官安守忠
到闕奏十月三日富順監興賊相見一合殺下軍賊
斫倒王均首級掩殺招降到賊人草補人員共六千
餘人其賊並以剪除靜盡者臣當時集軍州官之常

道以百姓曉諭訖小醜亂常偏師致討尋間就戮大
快群情中謝竊以 太祖開基廣之以教導 太宗
臨極益之以慈仁萬方浹洽于皇恩百姓不知于日
用恭以 皇帝陛下道光先志化被無瑕含氣遂生
如逢于煦日行歌載路共贊于昌時而獨王均愚不
畏天飽息吠主扇搖免党搔動邊城 皇帝陛下猶
示招綏冀其悔悟迷而不復有煩問罪之師因極斯
逃方信滅身之禍雖將臣宣力由英王之援謀四海
一心同慶于此臣叨塵班院獲守藩方誠無執銳之
勤實慙除奸之願云云

杭州蒙恩獎諭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五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為本州
百姓滕起等舉留臣蒙恩特賜獎諭者臣叨任藩宣
曾無政績忽因臣欲俯降天書光寵異常惶駭失據
中謝臣聞舜稱善人即不仁者遠漢求良吏即守道
者前所以極理休之大中致生民于康樂也恭惟
徽號皇帝陛下遵漢之道行舜之心興一事未嘗不
恭儉為先命一官未嘗不惠愛為寄故得朝風寬簡
世態淳和史官但記其時雍野老不知于帝力臣叨
塵有位獲預頒條雖志在推忠莫著分憂之効而心

期齊衆未知為治之方徒以浙右近年民間小歎既蒙明勅與蠲之賦租復降異恩又賑之口粟此皆皇猷所被民事重蘇靜言所因于臣何有願惟下俚不識大端譽臣之長掩君之惠敢于雙闕留舉微臣蓋遇 皇帝陛下道在包荒恩從獎美既不罪臣之僭冒亦不究臣之曠遺便枉塗書曲形慰勞人百皆喜臣獨未遑且以江外諸州杭為巨鎮臣之到任已踰二年未能使民絕忿爭未能使民知廉恥蒿菜之有所不盡闕獄訟之有所未盡空自謂孤奉舜稱畧無善行謬榮漢選不見良能是以臣受寵載驚覲顏增愧也得不更思体國益用竭誠求古人化俗之方副明主愛民之旨望禪萬一少報生成

謝恤刑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賜臣恤刑詔書一道臣已當時行下訖時屬長羸思推欽恤渙若好生之德彰乎慎罰之文遠迩之心歡忭失次中謝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作是五刑明茲三訊所以重生民之命而為大化之防恭惟 徽號皇帝陛下儉以率衆仁以愛人治定功成刑清事簡猶慮煩陽之候不無輕繫之人首發德音傳觸網者有自新之路復頒明詔欲分條者

絕舞法之心式是太和同登于道主若有虞之畫象
大禹之泣孤辜用此憂勤曾未差忒臣本疎村寡術
謬掌部符不能宣導于化風未得空虛于囹圄俛懷
息頌伏用兢慚是以益勵至誠恭遵大訓雖知德審
難臻明恕之方一覬寬平少副哀矜之旨云云

賀聖駕幸澶州還京表

臣某言今月七日入內侍高班王某至伏審奎輅已
于十九日却還京闕者中外士人朝昏系望纒聞返
駕共慶丹誠中謝竊以四海久安三農始隙勿意北
夷之俗輒萌犯順之机恭惟 皇帝陛下忘黃屋之

尊務息民之道聊舉省方之典因陳問罪之師果致
雜虜革心使人請命屬大道含容之德不責小瑕而
著明臨照之恩許其通好允得弭兵之畧兼光柔遠
之風華夏之情懽忭之至云云

謝除吏部侍郎表

臣某言今日日密院遞到官誥一通勅牒一道蒙恩
特授臣中大夫吏部侍郎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
百戶上柱國仍放朝謝者臣間周寵名侯始行加地
之賞漢崇良吏方推增秩之恩不常安及于匪人有
以騰歡于當世豈以天官少宰上柱殊勲中大夫漢

之清資食實封唐之極賞一日併授在臣何堪倘稽
責實之文深躡陟明之典榮多益惧處不知寧中謝
竊以臣才不蕪人愚惟守已每念流年易失好礼難
成故急以行心以奉以于勵節爰自出專外對入
直中樞歷司臺省之權兼輯諸侯之政謂奸回不吐
無以增聖主之明謂堯惡不除無以解黎元之患臣
行此志殆十五年豈不有惡上之民曲飛謗議豈不
有怙權之党妄指瑕疵絕無一日之尤以汙三章之
法者蓋由先皇帝知臣于疇昔陛下明臣于當
今獨慶逢時過于往哲臣之感情豈易為言一昨移

自雍郊委臨蜀土卑駢往發冒暑而來異伸取遠之
勞少達報君之志是以宣揚聖化下慰疲羸啟道皇
威傍加亮醜人以知勸歲仍小康惟將不辱命為榮
亦以免厚譴為幸豈期睿眷超與臣官渙汗已行辭
拒無所伏遇徽號皇帝陛下明同皎日愛若陽春
行周文之小心惟公之恤有漢高之大度衆善皆臻
歲久而天地同和道在而人神交感然後九儀述職
五輅鳴銮謁清廟以事親登泰壇而享帝大賚之慶
已洽萬方議者謂陛下展礼上玄讓功也推恩百
辟勸善也廣金帛之賜戍卒忘勞加封贈之官人子

盡孝寬有罪叙有過蜀逋祖召亡命仁之至也舉賢
良廣諫諍旌貞退惠力田義之和也浩乎真風邈不
可紀臣愚望 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光揚二聖
之風越在三王之上含生之衆百世同歡重念臣無
昔賢良吏之稱獲當代出倫之寵草芥自此雨露所
滋益堅犬馬之誠望 蒼生成之賜云々

益州謝降詔書獎諭表

臣某言今得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轉運使黃觀奏
本州將吏僧道百姓等舉留臣事蒙恩特賜獎諭者
民情上達天澤下臨責實徇名未著分憂之効僥榮

冒寵難逃飭詐之訛循省所回喜愧交至中謝伏以
蜀土輿區素稱重地國家慎委本為難材况列卿帶
賤之資屬為郡總戎之美衆臣之內少此兼榮竊念
臣河曲微生傳門未造憑詩書為捷徑取忠義為先
聲果逢求治之朝驟有絕倫之遇入登臺省幸聯心
旅之臣出守山河全控咽喉之地故合竭誠報國百
計安民遠伏皇威奸惡少聞于屏息傍宣聖化疲羸
近似于昭蘇此蓋 徽號皇帝陛下知臣向公任臣
不貳縱有關政不能移天覆之私縱有謗書不能惑
聖明之慮是致孤臣有賴遠俗無虞竊惟經亂之人

易得在心之惑謂臣滿歲必差替官輒蒙犯上之机
因用留臣之奏曲蒙慈旨不責狂言降天上之德音
作劍南之佳氣庸知異獎推為勸善之息却揣無功
積有臨深之惧得不再思盡瘁恭守成規庶永鎮靜
之方少輔龐鴻之德云：

益州謝傳旨獎諭表

臣某言六月二十五日巡撫屯田員外郎謝濤等奉
傳聖旨獎諭臣知卿為治極好得卿在彼朕無西顧
之憂庶事更切用心者邊臣之職正恐未周金口所
稱已傳不朽何此中材之質得勝絕世之榮直恐捐

軀無以報德中謝竊念臣出身至賤遇主非常強仕
將期方離岩谷兩鬢始白方作丞郎况兼直密之資
允在得言之地恨不能長纓請試北係單于雙闕頌
功東封岱岳此國家之所不欲而卿大夫之所未裕
也一昨西蜀居人頻經擾攘九重選吏頗屬精勤臣
當奉命之初寔懼寸心之願所喜勝殘取遠得施報
國之勞所幸者去易就難少道偷安之謗臣是以推
誠官列示信戎行布均一于吏民六戒勵于兇惡併
逢稔歲偶免敗官此盖 皇帝陛下德澤四充聲名
允塞蠻夷向化邊方無警析之虞士庶歡心守土慶

下帷之治猶復居安興念用照而明傍遣使車撫安
遠俗特傳天語下慰孤臣謂臣分西顧之憂深知不
稱使臣有過身之譽以至無言但銘勸善之恩庶保
有終之節云：

昇州到任謝表

臣某言伏奉六月二十七日勅差臣知昇州軍州兼
提舉江南東路兵馬巡檢捉賊公事已于八月二十
二日到州署事訖恭以道有所存物無不遂臣縈宿
疹分合退身皇情重惜其辭榮大鎮許從于卧理感
深出涕思極難言中謝臣聞昔者聖君之御人也博

愛溥施包荒濟美九有仰大中之化群倫無不答之
情伏惟 皇帝陛下恭己臨朝推誠接下英斷比于
太祖寬仁類于 太宗謂選能為共治之資則躬行
採錄謂節用為恤民之本則慎乃盤遊加不忘功兼
之念舊有若陳緯苦戰田錫直言越次褒延驚駭視
聽梁周翰前朝名輩邢昺望苑花勳俱及髦年不許
去位非常禮遇優與俸錢四海之人聚首而議以為
陛下之德有以繼舜齊堯輝宗映祖若周文之執待
未足多也書美昌言禮貴養老未為奇也雖聖政無
涯不可妄紀而生民受賜抑又何名竊念臣本族無

稱學文自任受從中第洎至登朝徒切勵精少防于
責實絕無朋比曲借于餘光凡四轉官便參樞要復
三教歲已忝丞郎信明時驟進之身過往哲九遷之
過退量淺劣不稱明揚止在捐軀聊以報國重念臣
少困酒過晚覺病多仰天眷以撫安煩國醫之診護
其如氣候漸劣根本難瘳既幸侍從之儀實玷衣冠
之列豈敢便謀致政堅請分司重閣輒拜于封章小
郡覲全于頤養不謂睿慈惻愍允澤沾濡作藩更委
于兵權赴任仍兼于水路而復中官賜藥內府支金
謂九轉之靈丹可延性命謂三錢之秘寶足了生涯

天意所鍾愚臣備識必將垂世流為美談知微臣遇
主之榮比肩舊老而廣 陛下愛人之旨接武前王
臣雖侍上之少勞 陛下待臣之已甚而况江山秀
絕民物駢繁獄訟簡清事務整集上伏神砂之力下
因察吏之勤望保殘年再覩雙闕此愚臣之願 陛
下之息也既感 陛下憂臣之身臣敢不憂 陛下
之事一欲宣導風化惠綏黎元兼令亮牧之人漸識
淳和之理憑茲懇款上答恩休云云

垂崖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垂崖先生文集卷第十

表

賀東封禮畢表

臣某言今月六日密院遞到勅書一道十月二十六日皇帝封禪禮畢大赦天下者臣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百姓曉諭訖伏以真聖有作萬方樂推非升中元以告不世之功非太平無以行希代之事盛禮云畢鴻休元敷極于無垠不任大慶中謝臣聞安大衆定大業者至德動天地感鬼神者至誠至誠昭晰以發中玄化浸滂而應外然後五兵消偃九有澄清

迨於升聞克洽穹昊若夫守治定之礼修報本之儀
常祀之餘盛典多默自前世稱頌者七十二君漢終
依稀唐七梗槩以至躋生民于壽域納仁義于中途
踵無懷因嚴之風述虞舜東巡之美系我聖宋成乎
嗣君恭惟 皇帝陛下大道之尊中天而立咨唐堯
之宇覆法姬周之砥平密勿萬机臣度 遵于繩準
精明一德黎元但覺其昭蘓加以天資孝慈則人歸
恭順力行節儉則物有羨饒和氣四充百穀屢秘戎
狄不召而自至禎祥過抑而益彰有以光揚祖宗輝
映今古善頌之口何得而名于是遐方觀國之賓奔

馳道路東魯系來之老萃集闕庭洎於黔首緇黃三
事庶尹累陳昌平之績請行封禪之礼皆曰 陛下
德至于天故有祥符降空群雀引駕德至于地故有
嘉禾連理芝草分莖昭示衆靈無以殫記 陛下果
不可固讓人情果不可固違者上答神休下祈民福
也是用降時巡之詔著柴望之儀馳道不除帷宮不
飭菲薄之至也無勞居民無天生物仁愛之深也皇
皇翠華駿 羽衛方冬之麗日增燠千里之纖埃不
飛既祇肅以登封復懇惻以降禪奠茅成礼雖資北
里之禾檢玉報功寔有上玄之命是謂祈禱之善恭

讓于天曠蕩之恩宏被于下無一事不更于照臨無一物不遂于靈濡熙穆淳風輝渙清世追蹤五后式觀紀號之文邁德宗周更遠卜年之數臣職叨近列任忝名藩逢大中開泰之期見往代未行之事病知分薄難伸扈蹕之心老覺才微莫逮歌虞之意云

謝賜御製御書封禪銘贊記副本表

臣某言進奏院遞到編錄封禪記丁謂等起請御製御書泰山銘贊記抄錄副本一卷賜臣者聖作深玄人所難觀外臣有賜恩出非常中謝臣聞渡汾流詠止歎于年過沛興歌庸思于共守豈若天祚明德

功格上玄既東巡以告成復勒銘以見意煥乎盛業垂被無窮誠明代之嘉猷而真聖之能事也恭以皇帝陛下生知要道天縱多能體二聖之仁明鑑百王之得失側躬致治元化大同以至和氣四充祥符下集覽闕下諸生之議感泗上父老之言遂事升中以展大礼皆謂太平者前王難及之事陛下致之泥金者曠代不修之典陛下行之嚴父配天孝之至也為民祈福仁何遠哉事感仁衷言成國典眷茲近列許遂榮觀實類管窺莫從天際有若歸功天地推德祖宗謙讓在思惕厲為誠此人世不名之福乃

社稷無疆之休也臣叨慶安或獲守雄藩拜賜以來
歡心莫極雖收藏有耀永為傳世之珍而衰劣無能
但見感恩之淚云々

甘露賀表

臣某言當州自十一月八日甘露降太平興國寺松
樹大小千株經月尚在者竊以神物斯來太平之驗
耳目相接遠近同歡中謝臣聞政由德成物以類應
雖天地之博大而草木之纖微有感必通無遠不至
恭惟 皇帝陛下真誠御世廣愛臨人之心平和天
意響答始東封之行慶忽甘露以儲休此實 陛下

勞神在中而致美于外也德之所感昭然不符証觀
其凝若霜雪甘同飴蜜千株徧結足名希代之珍再
月未融是表無疆之福臣器能淺薄踪跡遭逢任守
連城目覩嘉瑞稽人物感通之理抑有前聞絕皇王
遐邇之風曾無異見云々

謝加階封表

臣某言今日日進奏院遞到官誥一通勅牒一道蒙
恩特賜臣大中大夫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勲
實封賜如故者祥符遠燭允澤旁流方忻樂聖之心
又荷惟新之命退量不稱徒切增慙中謝臣聞廣大

者天博通為聖天德茂而物遂生聖道行而人受賜
既不宰何以識其裁實曰無名何以盡其言喻六猶
惟免其舜法地象天致魏蕩以無稱類生成于不報
也恭惟 皇帝陛下千年應運一德承乾念創業之
克艱未嘗逸豫慮一物之失所每切憂勤明誠既感
于人心聖化遂通于天意故得真仙降旨瑞牒成文
遂彰卜世之期允協大中之道載惟靈氣事過于龜
龍書表玄功理同于三五向復順陽春而在宥舉賢
典以加恩善讓不居莫見裁成之朴天下未嘗增歌
仁壽之風臣位亞天官職參樞要叨預分符之寄仍

司禁暴之權江外素清經歲但窺于兵籍郡中無事
下惟徒守于詔條常慮敗官復榮寵數階封益峻名
跡增華較其冒賞之由實屬逢時之幸得不飲冰勵
節休國為心庶求靜 之方少助無為之化云云

昇州謝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三日入內侍高班陳文懿到州傳宣
賜臣御札劄子撫問臣疾患者螻蟻微軀雲雷重施
頓覺已蘓之体如登萬舞之庭寵勵常感愧何盡中
謝竊念臣河壩賤類朝右孤根徒將學古之心以勗
事君之節 先皇知臣守已擢在清流 陛下察臣

好公委之巨鎮常謂官高效淺任重才微履薄臨深
一欲少逃于官謗安民被物尤慚無補于皇風一昨
蒲柳向衰犬馬生疾據醫工切脉本自中傷用灸以
然膚即時氣正既緣在假合具奏聞伏蒙 皇帝陛
下專命使人特頒宸翰何郡官之眇末勞天眷以安
存同暗室之覩朝陽類寒暑之遇春煦篤君臣之分
遠不能名傳家世之榮久將益茂恭期畏慎以報生
成云々

謝加工部尚書再任表

臣某言今日日入內侍高班楊保政齎到官告一通

勅牒一道蒙恩特授臣工部尚書散官勲封食實封
賜如故仍放朝謝兼奉勅量留一任者非常之寵出
自天心三品之資實踰愚望再循再省以榮以驚中
謝臣聞漢命二千石非政績昭著者未嘗增秩唐歷
三百年非功行超絕者不得尚書流為美談成為故
事如臣虛謬遇有遭逢處近侍之班無一言報國守
諸侯之郡無一善及人縱加勵朽之勤再贖冒榮之
責而况年容向暮疹疾相仍中間伏閣拜章懇求外
任近者因心忘闕欲望替歸遂寫情誠遠塵旅冕豈
期睿眷曲示憂憐命星使于層霄宣王言于南服增

正卿之秩允謂異恩許再任之官足明重寄匪惟臣
愧亦駭衆情蓋以唐賞能臣漢旌良吏前載希有近
代罕行一朝併賜于褒崇何路重酬于名器所以臣
愧不稱而衆駭異常也臣得不上体虛懷俯安遠俗
使無違誤少副倚毗云々

昇州又謝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三月日入內侍高班趙履信到傳宣伏蒙
聖慈重疊撫問臣者國有常典郡實分符何守吏之
瑣材勞聖君之重顧遠傳中旨下慰殘軀思既有加
喜亦難盡中謝竊念臣幼而嗜學家本無書閱市尋

師久常涉歷策名委質始預遭逢自謂不蠶而衣不
耕而食徒憑官勢坐庇宗親故檢身每切于勵精承
命不辭于艱險以至懲奸析滯廢寢忘食靜辦公家
一欲酬君之寵祿緝綏黎庶一欲答民之供承是致
過冒寒溫有乖調護盛年抱疾向老便衰一昨西蜀
替歸中樞隸戎信班行之絕跡覺聖矜之異倫其如
癖氣傍攻少納大官之騰頭瘡下澁有慙清蹕之塵
所以臣喜偶昌期而悲逢薄祐也遂陳丹悃求蒞偏
州感動皇情俯從臣願付金陵之重地委江介之諸
軍無廢揖生僅同卧治末期報政忽復遷官信使總

回中貴又至瘡痍之末既沐軫憂餼食之間又令順
適下安孤跡傍駭群情臣竊覽遺編遐觀往哲有才
大而君不用忠盡而君不知者多矣若臣寒素起家
清朝見任功未著而賞厚誠未立而信深者幸也遇
皇帝陛下以至聖之能守可大之業明以御下則邪
正畢見其心仁以安人則高卑各遂其性是以臣粗
推愚款盛荷殊知豈不使四海之中九流之內壯夫
激節有位快心有以頌陛下禮士之風遠邇列聖
賞微臣飾身之末無愧前賢臣之叨塵自難言喻但
期強飯一粟分憂庶敦有卒之誠少報不名之德云

進文字表

臣某言因接內侍高品趙履信言話履信謂臣曰多
見朝臣言尚書文章高古理道深遠聖君好文何不
寫錄一本進呈者始聞此說不覺驚心又緣何詞學
登科聖君獎遇若無所獻何謂盡誠繕寫之時戰汗
交至中謝臣聞于師曰文章興于遠古文物備于三
代前聖有作後聖所因著之簡編流為國典誠萬代
不易之道也率由齊上下之儀定人倫之序正教所
設作生民之坦途五常所施為濟用之樞紐是故聖
君順指于上賢彥馳騫于下文士之筆斟酌于中陳

布道德張施化風有以懲有以勸有以規有以諷正
議不回則皇猷允若書法不隱則奸邪洗心行以踐
言文以見志千狀萬態不失乎忠信助治之大端豈
止垂諸空言而已與夫多覽廣記稱博士之流走翰
飛文擅應用之最者異日論也此乃聖賢事業豈愚
沒能臻乎以至臣三年不敢構思五年不得措詞竊
擬遺餘粗陳梗槩故于著撰不能編綴自謂上不至
淳文下不逮應用已甘守拙期于畢一遇 太祖
開基 太宗臨極平蜀來越降吳下并復炎漢之上
疆廣有唐之郡縣列官既衆取士益繁故夫後造之

科始有殿廷之試臣幸一上中選再命登朝勵好古
之心為事君之節飭學文之志為臨下之資功未昭
著官已崇顯此蓋 先帝喜于獎善 陛下急于勸
能致臣叨塵特邁流輩諒無異畧以報厚恩惟切履
冰少塞非據豈期朝列曲諭臣文愧研究之本疎何
傳說之過實臣又聞遇文明之治不以文為不類也
逢知己之主尚或形跡不忠也希顏雖勞面墻無取
敢持燭火輕冒皎日允謂不知量也甚矣臣嘗著聲
賦一篇妄紀皇王治亂之本擬富民侯傳贊一篇記
漢武不盡富民之術詹何對楚王疏一篇似近治身

身之要過此片善偶得一鱗歌詩短章稍免塵雜共
寫錄成百篇味死附進云云

謝除禮部尚書表東封恩

臣某言云云蒙恩特授臣禮部尚書加食邑三百戶
云云國有大賚臣叨峻遷俯倭拜恩惶駭失據中謝
臣聞今之尚書乃周之六卿也位次上公職當獻可
若非道堪尊主智足利人處其易循云得善事之稱
履其險侃云有不奪之節者苟踐斯任謂之匪人如
臣操修素甚鄙薄加之識昧而復才卑有若居安思
危慎名與器聖德精到臣豈敢云至于屢奉詔條詢

採民瘼臣未嘗陳一便人之策未嘗舉一有道之官
未嘗議一聚斂之臣侵下僥寵未嘗糾一欺違之吏
黨惡自私實辜旰食之求頗玷上卿之秩謂之識昧
不其驗歟恭惟 皇帝陛下道大無名量深無際示
不矜之善則臣庶洗心隆克儉之風則黔首滋富遂
使西戎即叙北虜請和耕者極于邊方武具陳于內
府此 陛下柔遠之畧與周比崇越前年東幸泰山
肆覲群后封天禪地檢玉泥金此 陛下報本之功
與舜同道歲二月西巡狩至于汾陰畫禮于誠惟德
是享此 陛下修墜典主百神眇云漢唐曾不足擬

臣幸被太平之休烈遐觀盛德之形容慕臯陶愛君之心無臯陶頌君之業坐致三品能無愧乎所謂才早不敢逃責臣謹當守陛下之疆土宣陛下之風化俾頑者向方飢者得食兼撫屬城之衆少寬南顧之憂伏此勤劬期報萬一云々

賀祀后土禮畢大赦表

臣某言今日日密院通到祀后土禮畢赦書一道臣當時集軍官州吏僧道百姓宣諭訖希世盛事作解鴻恩歡洽之聲隱然雷動均和之氣邈與春迴中謝臣聞汾睢上臯坤儀下宅自漢王之觀奧復唐后以

致誠年祀遠遙聲響都絕蓋戈旌之未偃而黎獻之未康雖欲在思實則罔暇恭以太祖皇帝沉謀英斷應天順人西取三川南定百越荆蠻既又江吳以朝太宗皇帝天資聖文神贊明德控并州之逆節旌浙右之忠淳予以躬選惟良坐理中道可久之業無得而名伏惟皇帝陛下繼體承乾祖仁昭義好聞正直樂事謙和以唐虞濟物之心下安率土以周孔治時之法上守慶基遂致風教太和天人合慶沙漠難羈之虜不召而來天書莫測之祥應期而出躋生民于富壽見昌世之形容一之日封泰山禪社首

功之至也二之日幸汾陰祀后土祀之得也大恩四
出覺萬有以重熙溢美無窮真聖人之能事臣久塵
要職獲守維藩前導後從既無階于扈蹕式歌且舞
徒有幸于逢時云云

謝加階食邑表

臣某言云云蒙恩授通奉大夫加食邑五百戶者皇
猷致美臣下沾榮獲捧之間驚惶失次中謝竊念臣
素無勲績叨預官常江介剖符偶免敗官之責帝鄉
卧疾未知就列之期伏遇 皇帝陛下法道為宗與
聖作則萬善中蘊大明外敷故夫濟世之恩鎮作無

名之朴是致春融萬國影附四夷至德升聞仙祖來
格示巡長之年曆諭清淨之化源煌々然業々然有
以見天人合慶社稷永貞二謂越千古以未聞垂萬
嗣而獨出能稱頌者恐難為詞豈比夫周穆瑤池空
贊白雲之曲漢王蘭殿惟留非聖之言予以覃沛恩
答嘉貺凡諸有位盡被殊遷臣官忝上卿名已過實
復增階級更益戶封惟虞漸老之身難答自天之寵
云々

謝封贈表

臣某言進奏院遞到官誥三通臣亡父某蒙恩贈太

常卿亡母謝氏追封新昌郡太夫人妻王氏進封太
原郡夫人者雲雷重施存歿沾恩榮忝過常喜愧交
集中謝臣聞綏和人紀允屬于君臨振舉家聲用光
于子道非偶昌平之運克隆敦勸之風則何由交卑
門為葉宗登朽骨于名路恭惟 皇帝陛下仁明濟
代孝愛動天四氣均和萬方熙穆然後修隆典禮百
神議法從寬惟民之恤 列辟仰慶賜以榮家眇
眇舊官咸賞延于繼絕昭然大賚邈矣難名竊念臣
識昧知微學慚博古遇 八表來王之日用人處多當
九重遷吏之時出身特異致使 于官秩實輝映于

鄉閭所幸者厚入俸金嘗豐飽于甘脆所喜者重加
贈典復光揚于令名既彰為孝之心未有資忠之要
臣不得不強扶衰病益勵廉勤宣聖化于平民俾其
遂性示皇威于醜類望其悛心少寬南顧之憂以達
事君之節云云

辭赴陳州表

臣某言三月十六日中使傳宣慰臣及賜臣勅牒一
道差知陳州仍放朝辭者天寵異常人情皆喜于臣
之分其榮可知中謝臣聞以義激志者志極于義以
仁感心者心極于仁實國家統御之大常嘉臣庶遵

向之常理臣學不知道心豈辨仁幸逢明聖之朝驟
踐樞衡之職東吳西蜀夙預控臨計省憲臺粗曾揚
歷分憂察俗既無利物之勤均物繩違又乏當公之
譽徒以位叨三品祿厚千鍾適臨蒲柳之秋忽生犬
馬之疾深莫能療頭瘡起自于膏肓命或可延陰氣
非干於臟腑伏遇 皇帝陛下仁以濟代聖無不通
未明求衣慮一物之失所虛懷待物無一善以見遺
溢美具彰稱頌難際是以臣未伸臣節過荷聖知江
介告勞特恩與替帝鄉蒙疾傳宣免朝若較之于身
則榮由寵及若議之于國則禮自臣違此實關心惕

然如疾不仕則弔古人無忘于尊君以食計功廉士
猶嫌于竊祿臣久妨就列坐請俸錢顯成慢上之尤
兼負素食之責是以臣量其筋力尚可驅馳遂貢精
誠乞從外任將勤補拙修誠望附于闕官捨逸從勞
本願覲當于臨遠豈謂 皇帝陛下軫其久病念及
衰年俾近王畿處之善地長河路使一行穩汎于清
流古郡望雄平昔皆稱于易治况臨公之不 復聚
族以養和此謂仁以感臣心義以激臣志期不惜死
上報所因再念臣幸偶昌期何多薄祐身世或將于
比喻神魂但覺于悲涼初疑從海之槎暫來天上翻

類拖腸之鼠却到人間今則見促舟人已裝行具延
時滯日欲去還留指德澤以為言詞不盡意望皇居
而積忘淚下沾衣云々

陳州到任謝表

臣某言三月十六日中使至傳宣安慰且并賜勅牒
一道差且知陳州仍放朝辭者臣已于四月十六日
到州署事訖臣身蒙惡疾志切辭榮忽被鴻施令鎮
雅俗衆所皆喜臣獨何心中謝臣聞君使臣以礼臣
事君以忠礼無正名合宜乃得忠無定跡盡瘁者称
實人世之通方古今之常道也竊念臣識量褊促學

問荒淺

便遂登科不二十年致位通顯此

誠先帝憐臣執古陛下知臣愛公非次轉官越
常賜與增官途之壯觀發傳苑之光華較微臣報國
之勞累二聖勸能之旨每一念此重生慚顏以至直
入樞衡踐歷臺省畧無片善裨贊大猷出鎮藩方兼
掌兵柄全虧異政宣導淳風洎至垂年又苦腦病以
飲食為滋瘡之母以馬脇為養痛之根久醫不痊者
飲食豈可全去矧年不死者臟腑未嘗有虧昨昇州
初覺增劇非時替罷得遂生還久任帝鄉絕不入覲
有司舉例合至免官皇帝陛下獨斷見矜寬給假

日雖衆議無苦而于臣何寧臣又聞無功苟祿者不
仁以身違律者有罪既不恐乞歸田里亦不敢端坐
私家遂負赤誠求轉外郡 皇帝陛下遷之近甸付
以華封兼放朝辭取便之任臣舉家順水信宿到官
願其解宇清虛民俗淳厚過客甚少公事亦稀足稱
陛下憂軫之懷足致老臣延永之望再造之賜何得
而名臣之此來史氏必載云 禮部張某久病頭瘡難
中裹到闕七月不赴朝叅憲司彈云臣寮在假百日
不朝者准式罷免 皇帝寬假告倍不去官不停俸
異恩也張某感情中發上疏自陳臣瘡腫雖深形氣

尚健乞加藩服少贖悔尤 皇帝親指于陳委之俾
入俸外加給賓事官供安養之餘吾事之集仍有疾
疾與免朝辭新例也自今反古以臣事君未有來不
朝叅去不辭謝者老臣之內寵過莫傳臣不敢指今
之士大夫勵臣快慳却謂千百世後覽宋史者須至
掩卷酸鼻上以仰 陛下寬仁厚禮以待老臣下以
慶微臣遇主遭時有蒙餘裕與夫汲黯稱病俾卧治
一方何曾免朝許就家視事不同年而比也臣重念
忠節甚薄 陛下禮數過常位已隆矣年已老矣幸
已極矣名不朽矣犬馬殘軀死且無累更欲節食養

氣祛毒添年一莖再入九重之城得覩至尊之面是
臣懇、餘生之幸願也云、

平崖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平崖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狀

著作佐郎求充幕職

右某聞太平之士逸樂其生者蓋外任其力而內榮
于心也某河朔窮生志尚愚樸耽樂聖道遺墜家業
辭親就學十七年適中一第終展慶問便除遠官雖
入俸頗繁而致養不給寔由輦迥迥遶勞費為倍矣
今者雙親暮年某不得替到闕若畏避觸犯隱而不
伸是負 明天子愛人之心賢宰相均物之意又緣
天闕嚴深無由自達欲望憫其賤類特與奏陳或許

就除幕職一官使得挈負親老以就官食如此則外
任其力而內榮于心也殺身報君乃是所賦仰對均
造豈容佞言

奏鄭元祐事自陳狀

右某嘗聞盜憎王人民惡其上者蓋奸邪之利之于
私身忠良之利之于便國非夫遇至明之主任不疑
之臣則何由辨構惡之小人絕害公之流議也竊念
臣志耽聖教生值休明思忠亮以佐時期明恕以惠
下爰從列任累次臨民非敢自賢粗免官謗一昨浚
郊不治 陛下召臣以代之荆湖曠官 陛下召臣

以董之臣雖愚淺不遠古人豈不欲盡瘁古人至誠
少報息遇有慢官留務者必為 陛下督之有蠹民
妨治者必為 陛下繩之有利小害大者必為 陛
下陳之有侵事敗教者必為 陛下革之有廉能稱
職者必為陛下揚之其如均黠徒戒巨穢下荆蜀之
積實天府之藏臣職分之易事也且臣部十二州之
衆得無違教害衆之民奉私欺法之臣若使官自
勵人自勸者即無煩 陛下動憂勤之思而降糾
察之令臣不知革人之弊而怨隨之發人之惡而害
及之若退頌猶豫曲求自安不惟負 陛下委任之

常宜抑七損臣生平之志節昨見荆湖造船工課不
等歸峽納木人戶怨咨遂具奏章乞行磨戡尋奉勅
命委臣差官其監場鄭元祐抗拒使臣不回文牒令
男詣闕毀臣職司蓋由黠猾之徒妄作誣賴之計要
相殆黷所在淹延若鄭元祐不虧課程無夾欺弊即
合喜于黜檢以銜功能既自作不常官覺其隱翻鼓
青蠅之翅將加白玉之釁以是較之情可知也前所
謂盜增主人民惡其上者正合于斯倘非 陛下任
使不疑英明獨斷即臣公以獲罪直以見尤取醜于
時議也臣又聞峩冠之士分命之臣養名自全者多

忘身為國者少苟有不畏強禦以道事君者 陛下
獎使為之尚慮退志何況察一船塲之弊便構一轉
運之非豈徒害制事之常規亦恐好坐之輩因而歛
手矣幸賴天鑒察臣被誣不便加刑就令取問臨照
若此冤枉何虞既推稔惡之謀足勸為忠之道臣之
感慨溢于心胃盡節盡誠死且不朽矣除奉勅取問
匿任勅文四箇月及改差令狐穆緣由已具供通外
臣有情血合具伸陳云云

中堂自陳狀

右某伏以 聖天子未明求永思萬方之俾又賢宰

相吐食待士欲廢政之允修故夫有識之徒以至蒞
官之衆咸期竭力少荅無私某世本卑微心常退靜
因會拔茅之勢遂塵內閣之資前年以侍疾高堂許
賜便家之祿去歲以論官兩省允膺按部之司任既
過常心切懷懼得不朝勤夕惕徇公滅私兼屢奉于
詔條使糾提于地契一錢系籍便要知其所來一物
失宜亦要知其所自况務有大于此者害有深于是
乎細行推研乃為或分昨見荆南造船場較功之處
虛占匠人納木之時更苦編戶曾有帳籍甚不整齊
遂具奏章乞行磨勘尋奉勅命委官差官其監場鄭

元祐不自省循轉增乖越隱藏文曆抵拒使臣既堅
無上之心更欲構人之罪令男進狀謗某朕司里語
有云青蠅竊糴而後玷時明可賴白璧經煉以方真
幸賴台慈俯加信察是使亂官之輩無以蔽奸兼令
奉事之司得行展効除奉勅取問匿任勅文四箇月
及改差令孤穆緣由已具供通外某有情血別具剖
陳云

謝賜曆日狀

右某伏奉詔書賜臣某年曆日一本祇荷寵靈不任
感懼伏以正璠圖頌鳳曆國家之大典也均農時分

地利生民之司命也恭以 皇帝陛下統元行化賜
曆宣風使九圍合動于天時百姓無差于日用臣謹
同民庶共戴恩休瞻望闕廷云々

廣都縣馮某毆母待罪狀

具官某具馮某犯事斷遣云々 右謹具如前竊以守
土之官化民為本民既不孝臣實曠官汙辱典常甘
俟誅責臣無任兢惶戰越待罪之至云々

西川回乞持服狀

右臣間惟忠與孝臣子之司命也苟一曠缺永成罪
尤竊念臣才不逮人任過其量頃因西蜀嘯聚兇徒

先皇帝曲有選掄委之臨控五年之內復親繼亡蓋
當責重之時難拒奪情之命今叨差替已至闕廷雖
盡瘁之勤本無可錄而罔極之痛不能暫忘伏遇
皇帝陛下孝治萬方恩周庶品乞曲成典禮追復心
喪倘寬卒歲之期少緩終天之戚云々

再任益州謝傳宣撫問狀

右臣今月六日入内々侍高班羅自賓至伏蒙聖慈
傳宣撫問臣腦後感筋塊子兼獎諭臣治西川稍分
聖憂者祇荷寵靈不勝感惧竊念臣本族至卑當朝
孤立 先皇帝採其虛譽擢在清流 陛下錄以微

勞頻加峻秩萬端增感欲報無由一昨西蜀闕官九重降命既合與郡又委臨戎好戢并兼仰聖代推恩之澤遠人難制是微臣展効之秋適值民安仍加歲稔皆皇風之下及豈臣力之所能也伏蒙 皇帝陛下遠遣近人傳宣密旨謂臣拙政全解聖憂謂臣微疴重于聖念可謂情同慈父煦若陽春願惟螻蟻之賤軀曷謝生成之重施况臣病亦甚淺老不至羸與同川以推誠覲一方之無事憑茲懇款上答恩休云云

昇州謝就差江東安撫使狀

右臣奉勅就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者過惟委遇不

勝悚惶伏以江外諸州古昇重地賦輿繁錯邑屋駢羅仰大君之照臨致群情之熙穆適遇亢暘斯久美稼併傷聖息輟上供之軍儲助來春之民食衆所為感口不絕言猶復假臣以安撫之名委臣以總制之柄有以知 陛下憂民之至切慮事之至深也臣內揣不才何堪重寄謹當勵力而復疚心宣皇澤以濟困窘因兵威而輯兇醜覲其屬部咸取綏和竭茲犬馬之誠少輔憂勞之意云云

謝傳宣撫問失火及安撫人戶事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得入內侍殿頭郝昭信到州傳

宣王智家失火卿何不早與救滅致傷人口仰撫安
人戶者拜命之次驚惧失圖竊念臣謬處要官叨知
大郡雖切向公之志全無利物之能况當州經偽號
之餘庶事失酌中之理街衢禍隘諒車馬以纏通屋
宇依徇復茅竹之相雜一時陽春始半時雨稍愆烈
燭忽飛狂風併作人不及走日不暇旋一食之間千
室俱燼雖有狝狝之士參以保甲之民衆力同死百
心一濟併防庫務及護街城猛勢之中幸而獲免皆
疑天火或說人災實由郡政之未孚致使災靈之不
祐俾民罹禍貽君遠憂臣合自疏愆尤請行典憲甘
從深譴以謝無功伏蒙 皇帝陛下特遣近人遠傳
省命撫安居戶奠祭亡靈被苦之家已識哀矜之旨
垂白之老兼聞感泣之聲臣敢不益勵赤誠恭求要
道期收來効少贖前非臣與經火人戶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進文字賜詔獎諭狀

右臣今日日伏奉詔書一道蒙恩特賜獎諭臣者祇
荷寵靈不任感惧竊念臣生逢昌運志慕前修拋色
養于高堂訪良師于千里苦心十載游藝百家強求
治法之指歸不識聖賢之事業志之所至文亦偶成

調淺識疎蔑有詞人之体時通命會偶登俊士之科
歷官必奉于規程臨事幸逃于曠敗伏遇 皇帝陛下
下由文嗣業以道濟時天祿石渠盡得班揚之列百
辟卿士同遵周召之風臣過受聖知莫伸臣節敢編
舊牘上貢明庭自謂流螢不可承輝于皎日共嗟瓦
礫如何比譽于兼金浼冒至深惶駭莫極既煩睿覽
兼辱奎書業敦獎善之私復見匿瑕之旨詞臣草翰
不訛為學之非金口所稱益覺立身之幸臣得不更
研傳術少慰民心望俾靜治之風上答非常之寵云

昇州謝恩撫問狀

右臣四月日侍御史趙湘到州奉傳 聖旨撫問臣
治郡不易頭上瘡子痊否祇荷寵靈不任感懼竊念
臣素昧珥生早速戒酒因成癖飲薄在中焦撩之雖
得暫通食後依然成故引不歸胃傳之入頭積鬱既
多瘡病斯見醫工切脉惟云五臟以皆安瘍人傳膏
未覩一毫之為減蓋由臣光陰遲暮氣血衰微諒難
盡保于痊平止可更堅于調護而幸官僚知勸黎庶
輕徭兼緣靜治之時希有撓心之事覬延筭數上奉
君親伏蒙 皇帝陛下曲賜軫憐遠加安撫手舞足
蹈似非多病之身寵異榮深不類具員之列得不恭

遵善訓懇守冲和勵益壯之筋骸了旋生之公事少
分憂寄以報鴻私云

謝賜衣襖狀

右臣今日日某官至伏奉詔書賜臣簇四鴟兒細錦
綿旋襪一領大綾夾襪頭袴一腰并屯駐泊本城
軍員等初冬衣袄者祇荷寵靈不任感惧盖以聖
主推恩本期于均物下臣宣力貴在乎報功臣素昧
政材謬膺朝寄風猷未著徒煩求瘼之心須資忽臨
但覺華身之幸彼其有刺履薄是虞此盖皇帝陛
下秉道惟微納隍是則端居秘殿念分命之勞式御
重裘思切肌之冷用使司衣藏事中府掄官遍走列
城賜新服綵紋碎錯與麗日以爭光詔旨隱憂擬
陽春以並照臣得不徇其所自勵乃寸誠更求鎮靜
之方少贖冒榮之咎云

病瘡乞任使狀

右臣賦分本微長年多疾昨因增劇洪恩特賜與替
歸至此未瘳中旨累加于存恤而况于官事主古有
定規百日不朝理合去職臣自到雙關已是半年未
能暫入于金門未得一親于鳳宸心緒若失徧徨可
知兼復憲府有彈閣門舉例宸衷獨斷展假與臣一

身高枕以就醫盡室安心予飽食撫疾疾賜寬饒聖
君之大德也破舊章私寵澤臣下之深咎也憤然中
作期于請行臣今瘡痛未平形氣尚健乞降明勅差
知外藩不以煩難兼之遠惡聞命即赴是臣素心冀
伸報國之心少贖素食之責兼乞後苑便服以辭云

陳州謝傳宣撫問狀

右臣今月得內侍高品岑素到州傳宣撫問臣頭上
瘡子可殺疼痛好自將治者祇荷寵靈不任感懼竊
念臣年當衰頹病在膏肓今春已來其候稍安盖由
癖路淺滑頭瘡益深一飯沾唇則終朝腦痛勺水入

口則連夜血流宜緣漏脅之疴莫責神醫之効以至
形容尪劣步履艱難猶堅勉強之心上副倚毗之命
伏蒙 皇帝陛下遠傳天語下慰愚臣致喜氣以內
光復榮光之外集得不持誠自勵荷寵若驚庶遵靜
治之風少報大門之德云云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語錄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

公曰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尔輩

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繫獄，此吏故縱之也。公性剛毅寡慾，惟著皂袍角帶，不事外飾。因責決一吏，彼枝詞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劍吃彼云，決不得吃劍，則得公命。」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然，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

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縋城夜遁。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尔于擒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党怙之，知其已投井，故無他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李順党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日，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党。」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頽望就斬之。于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時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郡縣誆說。至暮路無行人，公召犀浦知縣謂曰：「近訛言惑眾，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日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証解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遂戮于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于誠斷，不在乎厭勝。」

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
于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于其党詢之再
詢則事無不審矣李旼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
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党詢之雖有隱匿者亦十得
八九矣

轉運黃虞部好舉恃才之士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
好退者好退者庶慎知恥若舉之則志節愈堅莫舉
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
務財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
須舉他

公問李旼曰子同入中有善講習者否旼以同門生
劉式對公遂辟克州學主諸生受業者五十餘人每
休務日就學置酒以勸勞之自蜀人不以千里為遠
來學者甚衆

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者漏水歷
歷分明倘一刻差悞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謂公
為神明公曰鼓角為軍中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
其餘外事將如何也

公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聞如也李旼嘗侍坐無
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咲曰吾不為輕肥為官至

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志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身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公問李旼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公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猶水也不流則腐若凡百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公謂李旼曰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主生也通爻由之著字

後屬陰主刑也刑貴正名不可改

公謂李旼曰子異日為政信及于民然後教之言及于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必有後言矣又曰子見舊政之弊其大者卒不須革觀釁而動乘而革之雖痛懲以法亦怨不生也李旼苦疴既瘳請謁公曰子于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于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公閱邸報忽再言可惜許門人李旼請問之曰參政

陳左丞恕士也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為國家斂怨于
身斯人難得退為詩哭之

乖崖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